

拓宽人文视野 抒写教育情怀

把自己种在春天里

朱明坤

林语堂说,春天要做3件事:赏花、踏青、喝西湖龙井。除了这三件事,我觉得种菜也是春天要做的事。住在城里,赏花、踏青都方便,喝西湖龙井也不难,唯独难的是种菜。前年搬了新家,有个小阳台,我就学着母亲当年的样子,弄了几个花盆,种小番茄和朝天椒。儿子问我种这些做什么,我说:“爸爸在把春天种进去。”

儿子不懂,笑了。我也笑。40多岁的人了,说这话是有些俏皮,可我心里真这么想。人这辈子,走到哪儿都得给自己留块地,种点指望。

我种菜的习惯是小时候在乡下老家养成的。那时候我七八岁,母亲在菜园里种菜,我跟着帮忙。两分地大小的菜园,三面环水,一面靠路。母亲挖坑,我丢种子。她一锄头下去,土被翻开,我就往坑里扔两三粒西红柿籽。

“别扔多了,挤着长不好。”“我想让它们长得多一些。”母亲瞪我一眼,自己弯腰把多余的种子拣出来。她做事自有她的道理,我那时候不懂,只想着热闹。

种完了,母亲用脚把土培上,轻轻踩实。我蹲在地上,眼前能看见西红柿红了,圆滚滚的,像灯笼,茄子紫得发亮,辣椒青得冒油。我把这些想头全种进土里,连同对夏天收获的指望。

母亲浇完水,直起腰说:“过些日子就出苗了。”她脸上的汗珠在夕阳里亮晶晶的,我到现在都还记得。

后来,我到城里读高中。春天里,教室窗外泡桐花开得满树粉紫。我坐在窗边,畅想自己的美好未来,一个很大的世界随之在心里驻扎。老师在黑板上写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,我盯着窗外,想的是长江那边的城市,是没见过的霓虹灯。

我把希望种在那些课本里。早晨6点起床,到操场上背书,空气里有青草和露水的味道。晚上熄灯后,室友都睡了,我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。手电筒的光微弱,但我看得清每一个字。我知道,那是我的春天,我得把自己种进去,拼命往上长。

如今,我在上海工作。单位里新来的年轻人叫我“师傅”,我教他们写方案,他们教我使用新软件。有同事问我:“你咋还跟小伙子似的,什么都想学?”我说:“不学就跟不上了。”其实心里想的是,我还得长呢。种子种下去,不能歇。春天年年回来,人就得上年年往上长。

清明时节回老家,母亲的菜园还在。我扛起锄头,跟她说:“妈,今年我帮你种。”母亲笑问:“你还记得咋种不?”我底气十足地说:“咋会不记得?种子埋多深,坑挖多大,我都记得。”

真的都记得。也记得七八岁时种下的西红柿,记得十五六岁时种下的大学梦。种子种下去就得等,等它发芽,等它长大,急不来,也懒不得。

儿子问我种子什么时候发芽,我说过些日子就出苗了。说完这话,我忽然明白,人在哪儿,春天就在哪儿。我把童年的单纯、青年的朝气,都种进中年的春天里。长出的东西,叫不世故、不油腻。每年春天,我都得把自己重新种一遍。



新绿

肖明摄

带娃采春茶

韦海仙

刚进3月,茶芽已在茶枝上冒尖。

两个孩子想参加学校组织的采茶研学活动,我和老公商量一番,决定不给他们报名。我的老家就是茶乡,每年父母都要采茶、炒茶,清明前回去准能赶上清明茶采摘。

我对孩子们说,这周末,我们回老家采茶。两个孩子高兴得跳起来。周六,清晨6点,我们一家就开车出发了。出了收费站,马路两旁的山上,茶叶绿茵一片,随着山势阶梯,像一层层上升的绿色波浪。车窗摇下来,一阵风带着新茶的嫩香扑在脸上,湿润润的。

父亲早就给两个孩子准备了小竹筐,调整好了背带,两个孩子挎上一试,刚好合适。母亲把早已准备好的饭菜摆上桌,孩子们催着快吃,好去摘茶。老公搬了一箱水放在车上。

到了茶山,山上早已有很多乡亲在摘茶叶。老公将车往宽敞处一停,我们下车与乡亲们打着招呼,孩子们挎着竹筐边打招呼,边冲进茶林,学着大人的样子,把茶叶摘回筐里。

茶树叶片上还有水珠,嫩芽从叶片与枝干间冒出,绿绿的,上面还包裹着一层茸毛。阳光暖暖地洒下来,正适合采茶。茶地里,每人守着一行茶树,躬着腰,嘴上摆着龙门阵,手上动作麻利,两只手像在茶尖上跳舞。山间欢声笑语一片。

两个孩子刚采了一阵子就喊累,索性坐在茶树丛里,又躺下去。女儿顺手摘了茶尖放进嘴里一嚼,皱起眉头:“外婆,这茶叶好苦啊!”儿子见状,也摘了几芽放进嘴里嚼起来,皱着眉,把茶叶吐出,直摇头。

母亲笑道:“你们多嚼一下,用舌头多顶一会儿,再张开嘴,是什么感觉?”她也摘了几片嫩芽放进嘴里。

姐弟俩学着外婆的样子,又嚼了一会儿。渐渐地,弟弟的眉头松开了:“嗯,好像有一点甜?”姐姐也点头。

母亲笑眯眯地看着他们:“这就对了,什么东西都是先苦后甜。”父亲在一旁接话:“就跟干活一样,不累哪来的甜?”朝着两个孩子,他右手一挥,笑道:“还不快摘,等着茶叶自己飞进筐里?”两个孩子愣了一愣,互相看一眼,没再躺着,一骨碌爬起来钻进茶林。这回摘得格外认真,你追我赶,像在竞赛。

老公从车上搬下水,每人递一瓶。乡亲们喝着水说:“你家这两个娃娃吃得苦哦。”老公笑嘻嘻的:“让他们体验一下,锻炼锻炼。”父亲和母亲站在地头,看着两个小小的身影在茶树间穿梭,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来。

转眼到了午饭时间。父亲把采下的茶叶集中起来,卖给了茶贩,一共卖了一百多块钱。母亲把钱分给两个孩子:“刚才摘茶叶累坏没?这是你们劳动挣的,拿着。”两个孩子捧着钱,小脸晒得红扑扑的,眼睛亮得很。

我看着他们,又抬头望向茶山。父亲、母亲正弯腰收拾竹筐,背后的茶山一层一层,漫到天边。这片茶山,他们守了一辈子,一年年采茶、卖茶,供我读书,又看着我成家。茶叶的苦,他们尝了几十年。茶叶的甜,大概就是此刻儿孙绕膝的光景吧。

茶叶,也许是一点苦,但那是父母的盼头,也是我们一家人的……

早晨出门,刚推开单元门,一阵风劈头盖脸地“糊”过来,把刚刚梳好的头发吹成了鸟窝。我赶紧伸手去捂,帽子又差点被掀飞。楼道里出来遛狗的大爷见了,嘿嘿一笑:“春风不识字,何必乱翻书。”

走到街上,才发现遭殃的不止我一个。一位女士的丝巾被风吹得高高扬起,像一面招降的旗帜,她追出去好几步才拽回来。路边的早餐摊上,老板刚摆好的一摞塑料袋被风卷上了天,白的、红的在半空中打转,像一群不听话的风筝。老板仰头看着,又着腰骂了一句,然后继续从车里拿出新袋子,嘴里嘟囔:“这风,成心的吧。”

要说这春风最“不解风情”的地方,就是专挑人狼狈的时刻下手。

上周去公园看樱花,好不容易找了个好角度,举着手机等那阵风把花瓣吹落,好拍一张“樱花雨”。风倒是来了,可它不是轻轻柔柔地吹拂,而是呼啦一下猛冲过来,把整棵树摇得“哗哗”响,花瓣不是飘落的,是被打落的,砸在脸上生疼。更可气的是,它顺势把地上的灰也扬了起来,迷了我的眼。等我揉着眼睛睁开,风停了,花瓣也落完了,手机里只拍到了一团模糊的粉色和一个正在揉眼睛的我。

我气呼呼地收起手机,心想这风也太不懂事了。古诗里写“吹面不寒杨柳风”,多美多温柔。怎么到了我这里,就只剩下“狂风落尽深红色”了呢?后来想想,是我对春风的要求太高了。它本来就不是为人服务的,它哪知道我想拍什么“樱花雨”?它只管把该吹的吹落,该带的带走。

就像我妈在电话里说的:“风大就多穿点,跟风置什么气。”想想也是。

其实细品起来,这爱闹脾气的春风,也有它的可爱之处。它虽然吹乱了头发,却也吹走了盘踞一冬的雾霾;它虽然把花瓣打落一地,却也催开了路边的迎春和连翘。前几天还光秃秃的枝丫,被它这么轻轻一摇,竟抽出了绿芽来。这么一看,它倒是像个粗手笨脚的园丁,活儿干得不够精细,但到底把春天给唤醒了。

王维有句诗写得真好:“春风何豫人,令我思东溪。”春风哪里是有意打搅人呢?它只是自顾自地吹着,吹着吹着,就吹动了人的心思。我这几日被风吹得烦,可烦着烦着,就想起小时候在乡下,祖母在院子里晒被单,被单被风吹得鼓起来,像一面巨大的帆。我钻到被单下面躲,祖母就喊:“别跑,当心摔了!”话音没落,我就被绊了一跤,趴在晒谷场上,啃了一嘴土。祖母又气又笑:“叫你跑,被风吹跑了?”如今想来,那些被春风闹得鸡飞狗跳的日子,都是回不去的好时光。

罢了罢了,春风爱闹就让它闹吧。它吹它的,我过我的。吹乱了头发,重新梳就是了;吹跑了帽子,追回来就是了。只要它别把春天也一并吹走,就好了。

毕竟,有脾气的春风,也是春风啊。

春雨洗尘

惠军明

云脚下闷响,天际线外,云层低低地要压进土里。那声儿起先不入耳,顺着地皮传过来,一阵低频的震,闷滞地滚动,像乡下晒谷场有人拖石碾一样。我低头盯着手机,方寸屏幕里充斥着廉价狂欢与速朽碎片,冷白的背光刺得眼疼。就在这人造空虚里,一声炸雷不客气穿透钢筋水泥,带股子旷野才有的旧味儿,硬硬钻进屋子。

抬头,窗外天不知何时全灰,水洒开的浓墨,一层层堆在城上头。最深那叠灰里,一抹惨白闪过,倒像在厚棉絮后头划了根火柴,那点光来不及亮,就给阴霾吃了。闪电,今年的头道光,带点试探。

没怎么酝酿,雷就滚到跟前,“豁喇喇”一声,像顶头的瓷罐炸了,脆响,惊人坐起来。雨点是探路的,起先稀稀拉拉,砸在窗上闷响,一眨眼,雷声战鼓似的密,雨脚织成网,“哗哗”的声浪盖过来,没点数、没节奏,搅成一片混响。

大雨专打西窗。雨点带着高空凉气扑上玻璃,撞碎,洒开一片模糊,水渍汇聚,拉长,成了一条流动的透明痕迹,一条接一条,无数水痕从玻璃顶端流下,往下淌,起初还蜿蜒如小河,雨脚一急,顿时乱了章法,纵横交错,糊成一片。很快,整面窗花了,毛玻璃似的,与外头熟悉的世界隔开了。方正的楼,笔直的电线杆,楼下总掉叶子的法国梧桐,全泡在漾动的灰影里,城市骨架给泡软了,没了棱角,失了界限,仿佛一切都在淌、在化。

静静坐着看,看这面雨水冲刷刷满泪痕的窗。它不再是刚才那块干净玻璃,它活了,接了满天风雨,一身湿,一身模糊。天地间那股子湿气,仿佛就从这窗户缝里钻进来,钻进人心里。

人这一辈子许多要紧的节点,都如这么一声雷炸开。出娘胎的头声啼哭,是惧怕,也是宣告;头回出远门,身后是温暖家园,前方是挫折风雨,头一回晓得啥叫作难,啥叫遭罪。这些个头一回,都像这场春雷,说来就来,跟着就是泼天大雨,经历一番冲刷,心里冲出一条新河道,人就回不去了,回不到从前的懵懂无知。以后兴许雷更响、雨更猛,但忘不掉的,永远是头回的惊颤,跟扑上脸的那点凉气。

雨收起疯劲,泼水般的“哗哗”声变成“淅淅沥沥”,最后只剩屋檐下“滴滴答答”地响。雷也退远了,成了天边沉闷的回音,渐渐模糊听不大真切了。窗上水痕依旧在流,但速度缓慢下来,水珠和水珠之间,拉开长长的距离。透过水淋淋的玻璃,外面世界的轮廓又一点点清晰起来。

阴沉的天逐渐亮起来,雨洗过的叶子舒展开来,绿油油透着光。空气里的沉闷已然散尽,变得格外清新,那是泥土和草叶混在一块儿的味道。我按下解锁键,手机屏幕黑下去,屋里显得异常安静。窗外最后几颗雨珠,从叶尖滴落下来,敲击在湿泥地上,发出“啪”“啪”的声音。

嗨!你多像以前的我

周成芳

上周,我让四年级学生写一篇描写家乡传统节日的作文。为提高学生的胆量和语言表达能力,这周,我安排他们口述,要求不得照背原文,时间控制在2分钟内。

得知不用写新的作文,教室响起欢呼声。在孩子眼里,动嘴比动笔轻松多了。

“我宁愿写10篇作文也不愿上台讲述。”坐第一排的晓娜嘟着嘴道。她的声音很轻,我却听得一清二楚。但我假装没听见,继续大声宣布口述标准。

同学们开始认真准备,一个个嘴里念念有词。

“老师,”晓娜将头靠近我,低声说:“我不上台讲。”大滴大滴的泪珠从她眼眶里滚了出来。

“为啥?你以前不是讲得挺好吗?”我柔声劝导她。“我不想。”她的口气不像和我商量。

晓娜戴着眼镜,斯斯文文的样子。她每次来上课会主动向我问好,作文也写得不错,就是太爱流泪了。

之前,我让同学们上台讲述春天的特点。晓娜讲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天花板。待她回到座位,我先是夸奖她声音清脆,再微笑着提醒她两眼要面对观众。

我话音刚落,晓娜突然趴在桌上哇哇大哭。

我正不知如何是好,坐她左边的男孩大大方方上了台。我赶紧提醒他要像晓娜同学一样声音洪亮,富有感情。晓娜的哭声停止了,她用手擦擦眼泪。下课后,她又嘻嘻哈哈地和同桌说个不停。

上学期结束时,我让学生口述一学期的收获和不足。晓娜讲完时又泪流满面,让我一头雾水。

这样一个动不动就哭的女孩,我真拿她没办法。

“你看,好多同学上台很紧张,声音小,老师觉得你比他们讲得流畅多了。”我试图再鼓励她。

“上次讲春天,那个乐乐一直盯着我笑,他肯定是嘲笑我讲得不好,我不要再去出丑了。”晓娜哭得跟泪人似的。

原来如此!同学们一个个登台讲述,不过关的一律重来。大家嘻嘻哈哈的,十分配合。

课间休息时,我坐到晓娜身边:“你这条背带裤真好!”“妈妈前几天给我买的。”见我不要再求她上台,她的嘴角露出笑容。

“我像你这么大时也喜欢穿背带裤。记得有一条跟你这款很像。对了,我也喜欢你这样的马尾。”我乐滋滋地跟她讲我以前的事。

“真的呀?”晓娜很是惊讶。我冲她点点头,将手搭在她肩上,继续和她聊童年。

“嗨!你多像以前的我。记得有一次语文老师让我朗读课文,我正读时,老师提醒我读了错别字。我当时就哇哇大哭。还有一次,我回答错了一个问题,见同桌冲着我笑,我伤心地哭了,怀疑他是在嘲笑我。”

“真的吗?”晓娜睁大眼睛,饶有兴趣地盯着我。

“是啊,我跟你一样,总怀疑别人嘲笑我,但后来发现,其实别人都是善意的。你说是不是?”晓娜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。

第二节课,同学们继续上台讲述。轮到晓娜时,我直接点下一个。

最后一个同学口述结束后,我开始做全面总结。晓娜突然举手:“老师,还有我没讲呢。”

“哎呀,不好意思!是我的失误。”晓娜快步登上台,用清脆的声音讲:“中国有很多传统节日,如清明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……”

“跟以前一样声音洪亮悦耳,抑扬顿挫,面部表情丰富,又有了更大的进步。来,咱们给晓娜一点掌声!”我热情表扬,那个叫乐乐的男孩带头拍起“巴掌”。

放学后,晓娜最后一个离开教室,她凑到我耳边说:“老师,我一直很崇拜您。您说我跟您以前很像,这让我有了信心。长大后,我想成为您!”

(文中学生均为化名)

邱梓轩